

翠岭朝霞

翠 岭 朝 霞

嘉山县革委会创作组

道 藏 经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5年·合肥

内 容 提 要

中篇小说《翠岭朝霞》，写的是皖东农村一个生产大队在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展开的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。

故事发生在1969年秋天到1970年春天。年轻的姑娘、大队党支部书记邢华从大寨参观回来，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领导全体贫下中农修筑簸箕口水库。而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、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陆耀宗却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。经过反复较量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邢华，终于领导广大贫下中农把陆耀宗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挖了出来，并把水库修筑成功，为夺取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。

作品满腔热情地塑造了邢华的英雄形象。作品故事感人，语言朴实，有鲜明的时代气氛。

翠 岭 朝 霞

嘉山县革委会创作组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蚌埠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·1/32 印张：6 $\frac{3}{4}$ 字数：128,000

1975年9月第1版

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2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645 定价：0.40元

第一章

一九六九年秋天。

一个雨过天晴的晴朗早晨，一列南下的客车，披着朝霞，推开层层雾纱，迎着灿烂的阳光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奔。

在一节车厢里，许多旅客用赞佩的目光打量着一位年轻的姑娘。只见这姑娘二十五六岁，中等身材，齐耳短发，一张黑里透红的俊秀团脸上，闪动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。她穿着一身普通的蓝布衣裳，习惯地卷着裤管，脚上穿一双草绿色的球鞋，配上她那斜挎在肩上的一只黄帆布包，显得十分健美，焕发出青春的活力。她伏在车窗前桌子上，手捧着一本《大寨大队参观要点简介》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“这姑娘学习的精神真好呀！”坐在旁边的一位旅客夸赞地说。

“是呀，我们是一道上车的，已经两天了，大家都累得腰酸腿痛，可是她书本不离手。”另一位旅客接着说。

“你没瞧她看的那本书吗？可能是从大寨参观才回来的呀！”又一位旅客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正在大家小声议论的时候，广播室突然传来一个姑娘清脆的声音，列车开始供应早餐了。

大家都开始忙碌起来了，许多旅客从行李架上拿下旅行包，从中掏出自己携带的饼干、蛋糕、香肠、烧鸡之类的食品；有的从餐车里买来盖交饭、牛肉面条，相互客气地让着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可是，这位姑娘坐在那里仍然没动，还是抱着书贪婪地看着。约摸过了几顿饭的工夫，她着实感到肚子饿了，才若有所思地打开挎在肩上的黄帆布包，掏出一块巴掌大厚厚的凉馍和几只鲜红耀眼、开人胃口的腌辣椒，放在嘴边，漫不经心地只咬了几口就停下来，两只眼睛仍然盯在书上，又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。这位姑娘，就是新当选的大冲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名叫邢华。

十天前，邢华接到通知，随着县委组织的参观团，到全国人民心目中敬佩和向往的地方——大寨大队参观学习。

刚落地就失去了父亲，跟着母亲要饭长大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邢华，第一次从江淮丘陵地区来到这遥远的华北山村，亲眼看到了这个过去的穷山沟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看到英雄的大寨人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惊人业绩；那一层层硬是用双手砌成

的平展展的水平梯田；那一块块全凭双肩挑来的“海绵地”；那展眼望不到边的茂密庄稼，犹如奔腾着的绿色波涛。棒槌似的玉米咧着大嘴欢欣地向客人微笑，金黄的谷穗羞答答地低着头，红高粱傲然屹立，向客人们散发出一阵阵扑鼻的清香。

邢华看着这一切，激动的心情象一锅翻滚的开水，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了。

她眼看着大寨，心想着大冲。论土地条件，大冲比大寨不知要好多少倍，可是，现在的差距又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大冲十几年来变化不大，根子究竟在哪里？

在返回途中，在南下的列车上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大寨大队的经验介绍，反反复复地想着这一问题。最后，她象是一下扭开了电灯的开关，心里感到豁然亮堂起来了，禁不住点着头，喃喃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最根本的是路线。大寨过去不是也很落后吗？能发展到现在这样，不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，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，率领群众，经过多少艰难困苦，反反复复的斗争，硬斗出来的吗？”

对照大寨，她感到，要想迅速改变大冲的面貌，一定要把关系全局的簸箕口水库修建起来，才能摆脱旱涝灾害。可是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也只有象大寨那样坚决地斗下去。她从这里体会到一个道理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，坚持斗争，是每个共产党员最神圣、最崇高的职责。大冲大队的事实不正说明这一点吗？过去这么多年变化不大，

不都是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干扰吗？学大寨、学大寨，口头上讲起来很容易，实际一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呀，它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，激烈的斗争。它要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旧农村，变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；它要同党内的“左”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不疲倦的斗争；它要对搞破坏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打击；它要把资产阶级的老根——“私”字彻底批倒！事业是多么伟大，又要做多少工作，经过多少次斗争啊！那些懦夫懒汉，那些怕担风险的胆小鬼，是万万办不到的！

想到这里，邢华暗暗地下定决心：一定要以革命前辈陈永贵同志为榜样，把自己的一切热情、智慧和精力，都投入到毛主席号召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去，率领群众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阶级敌人斗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！她觉得斗争是人类生活最大的乐趣，离开了革命，离开了斗争，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，还有什么味道啊！

想到这里，邢华被一股革命激情冲击着，被崇高的理想支配着。她感到心中象有一股烈火在熊熊燃烧，猛然间，她觉得列车跑得太慢了，恨不得能一下坐上飞机，或者伸出翅膀，马上飞回大冲，把在大寨看到的动人事迹，学到的宝贵经验，告诉正在那里焦急等待的伙伴，告诉大冲全体贫下中农。把大寨精神这颗种子立刻播种到全大队每个人的心田里，让它在那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那该有多好啊！

“呜！呜！”列车发出了一阵长鸣，冲破了寂静的长

空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渐渐地降低了速度，开进了界河镇车站。心情焦急的邢华，见已经到了地点，第一个从车门口跳了下来。

界河镇是一个小站，上下车的旅客不多。邢华下了车，见刚下过雨，路还很烂，她哪里还顾上这些，马上把鞋子一脱，裤管往上一卷，赤着脚丫，迈开大步，出了车站，匆匆地向大冲走去。

秋天的雨后，蓝空如洗，骄阳分外耀眼、灼人。邢华赤着脚，满怀信心地沿着公路，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，不多一会就踏上了她离别不久的故乡土地。

这地方，不象华北山区那样崇山峻岭，气势磅礴，也不象广阔的淮北平原那样一望无际，这里是锦绣的丘陵地带。地势起起伏伏，岗岭连绵不绝。岭上是成排成排密密层层的马尾松林，岭下是一层层平展展的梯田，飘散着一阵阵稻谷的清香。因为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，上大下小成簸箕形的山冲，群众管它叫簸箕冲，又叫大冲，大冲大队由此得名。全大队有两个村庄，二百多户人家，座落在簸箕冲的东西两面，叫冲东和冲西。两村隔冲相望，鸡犬相闻。

邢华正往前走着，远远听到一片喧哗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岗岭公路上，四面红旗引路，后面跟着一大阵人，拉着车子，挑着担子，打着锣鼓，欢天喜地地向国家交售爱国粮。岗岭下，一冲冲金浪翻滚的稻田深处，许多社员挥舞镰刀，正在你追我赶地抢收晚稻。

邢华看到这热闹而又繁忙的动人景象，想到她马上就要和别后的乡亲们见面了，又要和大家一起战斗了，心里感到一阵热呼呼的，不由得一阵风似地直往前奔。那路上的砂石在她脚下，有节奏地“沙沙”作响。

她沿着公路，穿过一片青翠欲滴的马尾松林，下了坎子，刚绕过山嘴，就听一个人兴奋地喊道：“哎呀！你们看，邢姐回来啦！”

邢华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下放知识青年，团支委金霞。只见她十七八岁，细条条的中流个儿，晒得发黑的脸上，闪动着亮晶晶的玻璃球似的大眼睛；扎着一对短短的羊角辫子，配上她那件黄底蓝方格子的上衣，显得十分精神。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，正向这边飞奔过来。

邢华大步迎上去，紧紧握住金霞的手。

金霞高兴地说：“大家眼睛都盼穿了，到底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邢华笑了笑说：“我离家一共不就十天吗？”

金霞说：“虽说十天，我们觉得不知有多长，象是十年似的，大家到一起干活就叨咕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

邢华说：“我也急得很，参观过了，恨不得一步跨到家才称心呢！”

金霞说：“这下你开了眼界，长了知识，有了本钱啦。天天说学大寨、学大寨，你亲眼看到大寨是个啥样子，回来好好领着我们往前奔吧！”

邢华点了点头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是呀，真是百闻不

如一见。我们一到那里，没有一个不佩服的，人家样样都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，真不愧是全国一面红旗，只可惜时间太短了，不能把那里的经验全部学回来。这回我们一定要象大寨那样，拼着命好好地干啊！”

两人说说讲讲，往前走着。在田里劳动的社员，一见邢华来了，都亲热地迎上来，大家七嘴八舌，问这问那。

邢华从一个社员手中接过一把镰刀，把挎包取下来放在田埂上，一边热情地和大伙说着话，一边动手干起活来。只见她手持镰刀，猫着腰，随着她那熟练的动作，手中的银镰上下翻飞，发出悦耳的“喳喳、喳喳”响声，不大一会，身后出来一大片空地，稻铺摆得整整齐齐。

大伙见她这样，都说：“你别忙啦，在外面累了多少天，该回家歇歇，看看邢大妈，回头活有你干的！”

邢华笑着说：“你们未去，一去就知道了。看看大寨，比比自己，真叫你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叫你歇，你也歇不住呀！我十天不干活了，手痒得难受，心里也觉得空得很，不如和大家一齐干干，反觉得实在。”

大伙看她兴头这么大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
邢华挥舞镰刀，起劲地干着活，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在大寨看到的一切动人情景。人们听着，听着，心里就象被点上一把火似的，个个咧着嘴，欢畅地笑着。顷刻间，山沟里象办喜事似的，时时爆发出一阵阵欢笑声。

第 二 章

一个上午飞快地过去了。

收工后，邢华从地上拾起黄帆布包，正要和社员往回走，只见上冲有一个人，六十开外，高高个子，穿一身灰布便衣，腰间系一条黑老布带子，正沿着田埂，低着头，这边看看，那边瞧瞧，慢慢地向下走来。邢华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老支书陈天祥，禁不住高兴地大声喊道：“陈大伯！”

陈天祥听到喊声，抬起头来，把手放在前额上，遮着耀眼的阳光，仔细地看了看，那两只深沉的眼睛立刻闪动着惊喜的光芒，三步并成两步，往坎子上走来。

邢华赶紧跑上去，用手扶着，急急忙忙地问道：“大伯，这中午头太阳火毒毒的，您下田来做什么？”

陈天祥稍稍缓了一口气，朝邢华认真地打量一番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到几条冲跑跑，看看还要几天田里能收净，好安排下一步的工作。唔，看样子你是刚回来？”

邢华说：“我正准备找您汇报参观的情况呢。”

陈天祥笑了笑说：“孩子，这次参观机会实在难得呀，收获一定不小吧？我们大家都等着你把大寨的经验带回来，好好在一起研究研究，看看我们下一步棋怎么走法？你看了大寨，心里该有个谱儿啦？”

邢华见老支书问她打算，也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一路上我琢磨来、琢磨去，有个初步想法：首先把宣传工作抓起来，发动大家总结经验教训，把路线搞正，然后，在今冬明春把簸箕口水库修起来。”

陈天祥听了，点点头说：“你和我们想到一个点子上了，可是这件事还有很大的争论。从你走后，我们接连开了两次干部会，讨论今年是否动工修簸箕口水库，大家争论很厉害，闹得面红脖子粗，也定不下来，都说等你回来再决定。”

“同意修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呢？”

“大多数都同意，不同意的只是个别人，不过固执己见，一下说服不过来。”

“那贫下中农的意见呢？”

“贫下中农有什么话说呢？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劲了，今天就动手还嫌迟呢！”

邢华听了，想了想，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：“大伯，我有个想法，您看怎么样？把大队革委会的同志都找来，就在簸箕口山头上开个会，大家亲自到实地看一看，我再把参观大寨的情况汇报汇报，借个东风，鼓鼓劲，看看能

不能把思想统一起来？”

陈天祥一听，高兴地说：“这是个好办法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呢？”

邢华说：“现在时间宝贵，越早越好，咱们来个趁热打铁，下午就开吧！”

陈天祥摇摇头，心疼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累了头十天，家门坎子还没踏呀，你妈天天盼你回来，还是先回去看看吧，再说你也该歇歇呀！”

邢华说：“眼看秋收就要结束了，时间已经很紧了，我哪有这么娇嫩就累坏了，还是先安排工作吧，我马上就把大家找来。”

两人说来说去，陈天祥看拗不过，没有办法，只得同意邢华的意见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邢华和大队革委会的十几个人来到簸箕口。她带着大家挨处仔细地看了看，就反复测量、计算，研究，然后登上簸箕口的山头。只见这里地势险恶，怪石嶙嶙，对面两座山，象两只虎似的坐在那里，相互对峙着。中间是一条悬崖笔陡的深沟，下面乱石滚滚，沟口的上冲横七竖八有二十多条小沟，都汇集在这里。这里是邢华小时候放牛的牧场，她七八岁就在这里放牛，每当牛吃草的时候，她就和孩子们一起玩耍，或者赤着脚丫在草棵里跑来跑去，摘山里红，找野葡萄吃。后来长大了，就和社员一起整天在簸箕口下面栽秧、割麦、锄草、施肥。她对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既熟悉又亲切。多少年来，每当

火爆爆的太阳把层层梯田晒得张开裂口要水喝的时候，簸箕口却滴水没有。人们只有唉声叹气，眼睁睁地看着成冲成冲的绿油油的禾苗变得枯黄，象是没奶的羔羊，没精打采地低着头。可是，一遇暴雨，霎时间，山洪又象脱了缰的野马，震天动地吼叫着，奔驰着，夺口而出，把大片大片的庄稼一口吞掉。千百年来，大冲的贫下中农，盼啊，盼啊，盼望着有这么一天，在簸箕口上打一条大坝，把洪水制服，叫它慢慢地流到庄稼地里，让庄稼吃饱喝足，那该有多么好啊！

邢华想：这个愿望我们一定要实现的。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，把革委会同志的思想都统一起来，大家一起都把劲往这上面用，把点子都往这上面想，为实现这一愿望出劲、流汗啊！她决定要把在大寨参观学习的经验统统告诉同志们，表示自己的决心，怎样和大冲人一道齐心协力奔赴毛主席指引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光明大道。

想到这里，她从挎包里将小本子掏出来，翻开看了看，激动地向大家说：

“这次我们到大寨参观，亲眼看到那里的条件比我们差的多，造一亩地比我们盖一幢大楼还要困难。多少年来，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的破坏，多少次洪水的冲击，数不清大大小小的石头横在路中心。可是，他们在党支部率领下，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，人人都使出冲天干劲，不怕死，不怕筋断骨头折，同阶级敌人斗，同洪水斗，同大大小小的石块斗，他们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使出全身的力

气。经过无数次的斗争，较量，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终于斗出个新大寨，给我们做出了样子。我们要想改变大冲的面貌，也非得象他们那样，拼上命，不要怕累死，咬着牙，使足劲，迎着困难，硬往上冲才行啊！”

邢华的每一句话，就象一块纯钢碰到火石上，字字句句，火花纷飞，把每个到会人的心都点燃了。

寂静的山谷开始活跃起来了。人们的一张张面孔都红通通的，焕发出兴奋的光彩。

“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学大寨，这是给我们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呀！”

“大寨原来条件这么差，搞到这样，可真不容易呀，真不愧是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！”

“全国都要象大寨那样，我们国家的形势该有多好呀！”

“人家已经为我们做出样子，我们可得撒起奔子往前赶呀，老是这样老牛拉着破车往前晃，要晃到哪一天呢？”

“邢支书呀，我看修簸箕口水库不能犹豫啦，咱们秋收结束就动工算啦，老是这样还把人急死了呢！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！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！”

正当大家七嘴八舌，兴高采烈，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就听有个人说道：“我看大家还是把事情想得复杂些好，免得到时候骑虎难下。”

大家一看，原来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陆耀宗，只见他半天一句，半天一句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邢支书介绍大寨的情况，我听了确实受到很大的教育。大家要修簸箕口水库，

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我也佩服。但我觉得要把大寨经验真正学到手，就要从我们这里实际情况出发，不能生搬硬套。”

陆耀宗的话刚落音，猛然间就听后面呼的一声，冒冒失失站出一个小伙子，有二十三四岁光景，生得虎头虎脑，大眼浓眉，高大的身材，壮实实的，那架势一个石碾子到他手里不费劲能提得老高。这个青年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入党的新党员，大队团支书，名叫周虎。

周虎是个急性子人，心直口快，见陆耀宗慢吞吞的半天还没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，早急的了不得，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哎呀呀！陆副主任，你不要拐弯抹角好不好？咱们来个巷子里拉木头——直来直往，你有什么意见，就直截了当捧出来不就完啦！”

陆耀宗依然不动声色，象是根本没有听到周虎说的话，仍旧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们去年受了旱，虽说大家拿出了干劲，没天没夜干了两个多月，粮食比去年多收些，究竟底子空。今年还是找些小塘小坝修修，等喘过气来再修簸箕口水库，这样既省工又省料，当年又能收益，也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呀！”

周虎越听越气，马上反驳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究竟什么时候修簸箕口水库呢？”

陆耀宗说：“那要看条件，粮食丰收了，条件成熟了，我们就动手。”

周虎气得提高嗓门，大声说道：“条件是人创造的，不是等来的。簸箕口大坝不打起来，年年要受灾，非旱即

涝，那等到头发白也不能干呀，你嘴上说是干、干、干，实际上是散、散、散！”

陆耀宗也渐渐地捺不住火了，只见他脸涨得通红，两眼圆睁，气愤地说：“胖子不是一口吃的，大寨不是一天干的。光急有什么用，我还想明天就到共产主义，可能行吗？饭总得一口一口地吃，路要一步一步地走。簸箕口水溜那么大，想把它拦起来，是容易事吗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给革命造成多大损失，对新生的革委会政治影响也不好，我们抬步迈脚宁可小一些，稳一些，可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！”

周虎平时对陆耀宗工作疲疲塌塌，暮气十足，就有很大的意见，现在见他不同意修簸箕口水库，心里更是气得七处冒火，八处生烟，大声吼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大冲一辈子也学不成大寨，永世休想翻身罗。你怕政治影响不好，我问你，我们整天顶着落后帽子，拖公社和县里后腿，对国家贡献不大，这政治影响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怕呢？”

两个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针尖对麦芒，一个不让一个，越争越烈，越吵越欢。

大家看他两人越争越厉害，火气越来越大，都纷纷围过来解劝。老支书陈天祥说：“你俩都别争，再听听大家的意见。依我说，我们就要有大寨那股革命精神，那样雄心壮志，今年再苦再累，也要把簸箕口水库打起来，不然，年年受旱受涝，到哪天能改变大冲面貌？”

邢华非常认真地听每个人的发言，分析他们对修簸箕